关于对话的对话

偶然在高晓松的一位朋友处看到了他的小说稿《写在墙上的脸》，叙事的主人公是画在街头墙上的一张侧脸，令我立即想起多次在街上见到的那个侧面头像，想起几年前关于街头涂鸦的这个脸的那场争辩。一时心血来潮，想把这两位聚一起聊聊，尽管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涂鸦者的作品根本没有关系，只是借用这个“脸”的形象。

三方都是初次见面，我们的话题就从这个“脸”散漫地展开了。

■高晓松：“模样”那名字是您起的吗？

■AK—47：不是我起的，那是别人写的，我就画了一个头，别的都跟我没关系。

■高晓松：我看到墙上画的脸，旁边写着“模样”，这个脸还有名字，我就有了我的想法。后来这张脸就变成了小说的主人公了。

我又不会写小说里没有我，又得把生活虚荣心过滤掉，于是小说里“我”就成了一个“脸”了。我想这样写作心态比较好，就直接把人家“版权”给“侵犯”了。

■AK—47：我觉得不存在“侵权”。这个脸我已经画了很多年。实际上最早我是画我自己，是我个人的侧面。后来变成泛泛的一个东西了。我想跟别人有一个交流，这个艺术很难在体系里的博物馆里展览，我觉得可以在城市里展览，把它扩大化。最后已脱离了我个人，变成一个公共的东西。

■记者：“表达”是有自己的想法的，可表达之后别人怎么理解就成了别人的事了，也就难免误读、误会，心里怎么面对误解？

■高晓松：我还好，因为我搞的这几行都比较清楚，音乐也好，电影也好，小说也好。当然有些东西，部分是你理解的，可理解的部分集合起来是什么东西你又不知道。我知道每天怎么生活，但不知道这么生活又是为了什么。

■记者：你说这个“脸”要画10到15年，才会有力量，是很明确在干什么……

■AK—47：做一件事情我个人是很明确的，别人误读，我觉得是特别正常的。不可能别人想的和你一样。

■高晓松：绘画肯定是这样，小说还好。

我觉得我们是两个行业，我们搞的东西叫“大众文化”，这些东西被称之为有点儿文化，其实呢就是卖点儿东西而已。

诗、绘画、纯音乐，是精英文化，有更深的想法，表达方式只是你自己的，也没打算让人读解，不是为了销售，因为您那是不收钱的。

■记者：但是你知道吗，他“吃饭”、让孩子上学也靠这张“脸”，这么说吧，他是职业艺术家。

■高晓松：哦，吃饭了，我觉得那挺好的，我们就找到结合点了。

■记者：创作完成之后，其他人或者喜欢或者讨厌，众公好恶的反馈，对你们有多大影响？

■AK—47：没有影响。

■高晓松：对我有全部的影响，这就是区别。大众文化，观众的反应就是我全部的生活。

要说依照大众口味不断地制造，不是我不愿意这样，而是我没能力照大家喜欢的样子生产一堆。就像拍电影的，没人能告诉我市场的ABC，拍了一定赚钱。评论家认为就是有一种叫“市场法则”的东西，创作中其实没有，比方“校园民谣”是我写了之后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名字。

我也长大了，今年30岁，我能力不足了，我没有那么充沛的感情了，但是我有一些老辣的方法，可能更老练。像《同桌的你》，今天我一看，什么呀！好，这每句话最后一个字都是“你”，但那时没想这个，充满激情。

■记者：狷狂而自恋，我常常在很多“做了些事儿”或“做着事儿”的人身上看到，你自恋吗？

■高晓松：我肯定是一个特自恋的人，要不干嘛长这么难看还穿得漂漂亮亮的？换句话说，我要不自恋就不写东西了，我觉得艺术家肯定是自恋的。比如他就遗世独立，根本不在乎你们，也是一种自恋，是不是？

■AK—47：没有人这么问过我，没想过这个问题。

■高晓松：我早就说过，今天我为什么成了这样，你也说不清我这样是一痛苦还是一快乐。我年轻时想我就是要一个人背着琴去流浪，就是要坐路边卖唱。慢慢长大，我发现我不是梵高啊，我也没有那种压力让我感到我这一辈子就要那么去坚持。

到今天，你说这是一痛苦吧，也许，我丧失了年轻时的梦想，但年轻时的梦想是不是真的？我小时候挺爱吃肉的，到十八九岁时我突然发现我爱吃墙皮了，因为卡夫卡吃墙皮，梵高吃墙皮，于是我也吃墙皮，我不但吃，还爬上梯子把天花板都吃了。但那时的梦想是不是真的？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还是爱吃红烧肉，我不轻时有过那种“吃墙皮”的梦想，是珍贵的。

■记者：“模样”是别人写的，你自己把这一创作称为“对话”，但是，没有形成交流吧？

■AK—47：人与人的沟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靠语言去沟通很难。

■记者：不用语言，会不会误会更多或者没法儿真正交流，你以为理解我了，我以为理解你了，其实谁也没理解谁？

■AK—47：我讲的“对话”，也可以是自己说自己的，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。我的“对话”是这样，你看有时候那个“脱口秀”，大家互相谈，说了半天，但最后也没什么结果。

爱吃墙皮。你说不吃墙皮了是痛苦还是快乐？我说不出来。很多人说“你投降了”，也有人说“你长大了，你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了，你就北京四中清华大学一通儿地念，你就不是吃墙皮的料！”又祝福你，说你成长了，你的胃就适合吃肉。

今天我承认，我不是奇才，艺术家，我只能跟大家一样，吃红烧肉长肉。同时，年轻时有过那种“吃墙皮”的梦想，是珍贵的。

1992年我在意大利开始画了很多“头”，第二天就会有人在你这头上写，说“你是谁呀”、“你侵犯了我的地盘”，等等，这样有一个交流。在北京，是另一种情况的对话，大部分人只是从内心作一个交流。有人说这是垃圾，不是艺术，他说出来了，这挺好，实际上我“对话”的意思是想让别人说话。别人不说话，就变成听，变成看，那我说，就完了。

■文/本报记者 谭璐 ■摄影/李明 王小宁

■高晓松

■采访手记（一）

他们00年都差不多7岁，但都出生于60年代；他们所做的事情，他们的个性态度相同之处，然而在人言不断的背景中，在地明确固执中，在大剧烈的坐姿致沉默中，都透着一股莫名其妙的伦理感。

或好的时候，可能导向一点儿陈村的说词，叫：60年代的姿势。

■AK—47

这是他进行创作时使用的代号之一，他坚持要求记者以此代号指代他。

他是东北人，1957年毕业于工艺美术系后在北京“画家村”成为自由艺术家。80年代末随着大量外国人来到北京街头开始到处出现“大头”，数年后北京街头开始到处出现“大头”，多家媒体上曾就此现象进行报道和讨论。涉及背景、原因、是否属于艺术、表示不理解、反感或抵触、他人为自己很严肃、上图这幅作品99年被《新周刊》（Nine weeks）选作封面。

■采访手记（二）

我无法统计出这场聊天至今有几次了，三月到多数少，数不清其他的人都在30岁，这次他是产生灵感的根本原因，而不是因为什么“时代的出口”。高晓松说过这话来会场做这个来，一直没吃不难，可以从这里面的人开始。我们成熟这么多年的这个聊天。

■高晓松

正苦而立之年。成名于1994年的《同桌的你》，其间在歌坛加美“校园民谣”而与同一路之地。近两年相见时歌，与今年更活跃，且歌坛、影坛、文坛三面出击。歌、当制作人或亲自给他歌手、歌曲、小说、电视剧上等一样发表新人（已从电视剧、电影开始）。今年，高晓松在把小说、电视剧上等一样发表新人（已从电视剧、电影开始）。今年，高晓松在把小说、电视剧上等一样发表新人（已从电视剧、电影开始）。今年，高晓松在墙上的脸、电视剧在现代社会被社会的照片、他的“长得太难看了”、歌、写出名人自拍、“长得太难看了”、歌、写出名人自拍、“长得太难看了”、歌、写出名人自拍、